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一卷

门人法海等集 • 乾隆大藏經 • 此土著述

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赞 宋明教大师契嵩撰

赞者，告也，发经而溥告也。

《坛经》者，至人之所以宣其心也。何心耶？佛所传之妙心也。

大哉心乎！资始变化，而清净常若，凡然圣然，幽然显然，无所处而不自得之。圣言乎明，凡言乎昧；昧也者变也，明也者复也。变复虽殊，而妙心一也。始释迦佛，以是而传之大龟氏，大龟氏相传之三十三世者，传诸大鉴。大鉴传之而益传也。

说之者抑亦多端，固有名同而实异者也，固有义多而心一者也。曰血肉心者，曰缘虑心者，曰集起心者，曰坚实心者，若心所之心益多也，是所谓名同而实异者也。曰真如心者，曰生灭心者，曰烦恼心者，曰菩提心者，诸修多罗其类此者，殆不可胜数，是所谓义多而心一者也。义有觉义、有不觉义，心有真心、有妄心，皆所以别其正心也。方《坛经》之所谓心者，亦义之觉义，心之实心也。

昔者圣人之将隐也，乃命乎龟氏教外以传法之要意。其人滞迹而忘返，固欲后世者提本而正末也。故《涅槃》曰：我有无上正法，悉已付嘱摩诃迦葉矣。天之道存乎易，地之道存乎简，圣人之道存乎要。要也者，至妙之谓也。圣人之道以要，则为法界门之枢机，为无量义之所会，为大乘之椎轮。《法华》岂不曰：当知是妙法，诸佛之秘要。《华严》岂不曰：以少方便，疾成菩提。要乎其于圣人之道，利而大矣哉！是故《坛经》之宗，尊其心要也。

心乎若明若冥、若空若灵、若寂若惺，有物乎？无物乎？谓之一物，固弥于万物；谓之万物，固统于一物。一物犹万物也，万物犹一物也。此谓可思议也，及其不可思也，不可议也，天下谓之玄解，谓之神会，谓之绝待，谓之默体，谓之冥通。一皆离之遣之，遣之又遣，亦乌能至之微。其果然独得，与夫至人之相似者，孰能谅乎？推而广之，则无往不可也；探而裁之，则无所不当也。施于证性，则所见至亲；施于修心，则所诣至正；施于崇德辩惑，则真忘易显；施于出世，则佛道速成；施于救世，则尘劳易歇。

此《坛经》之宗，所以旁行天下而不厌。彼谓“即心即佛”，浅者何其不知量也！以折锥探地而浅地，以屋漏窥天而小天，岂天地之然耶？然百家者，虽苟胜之弗如也，而至人通而贯之，合乎群经，断可见矣。圣人变而通之，非预名字，不可测也。故其显说之，有伦有义；密说之，无首无尾。天机利者得其深，天机钝者得其浅，可拟乎？可

议乎？不得已况之，则圆顿教也，最上乘也，如来之清净禅也，菩萨藏之正宗也。论者谓之玄学，不亦详乎？天下谓之宗门，不亦宜乎！

《坛经》曰，“定慧为本”者，趣道之始也。定也者，静也；慧也者，明也。明以观之，静以安之。安其心，可以体心也；观其道，可以语道也。“一行三昧”者，法界一相之谓也。谓万善虽殊，皆正于一行者也。“无相为体”者，尊大戒也；“无念为宗”者，尊大定也；“无住为本”者，尊大慧也。夫戒、定、慧者，三乘之达道也。夫妙心者，戒定慧之大资也。以一妙心而统乎三法，故曰大也。“无相戒”者，戒其必正觉也。“四弘愿”者，愿度，度苦也；愿断，断集也；愿学，学道也；愿成，成寂灭也。灭无所灭，故无所不断也。道无所道，故无所不度也。“无相忏”者，忏非所忏也。“三归戒”者，归其一也。一也者，三宝之所以出也。说“摩诃般若”者，谓其心之至中也。般若也者，圣人之方便也，圣人之大智也，固能寂之、明之、权之、实之。天下以其寂，可以泯众恶也；天下以其明，可以集众善也；天下以其权，可以大有为也；天下以其实，可以大无为也。至矣哉！般若也。圣人之道，非夫般若不明也，不成也。天下之务，非夫般若不宜也，不当也。至人之为，以般若振，不亦远乎？“我法为上上根人说”者，宜之也。轻物重用则不胜，大方小授则过也。从来默传分付者，密说之谓也。密也者，非不言而闇证也，真而密之也。不解此法而辄谤毁，谓百劫千生断佛种性者，防天下亡其心也。

伟乎！《坛经》之作也！其本正，其迹效；其因真，其果不谬。前圣也，后圣也，如此起之，如此示之，如此复之。浩然沛乎！若大川之注也，若虚空之通也，若日月之明也，若形影之无碍也，若鸿渐之有序也。妙而得之之谓本，推而用之之谓迹。以其非始者始之之谓因，以其非成者成之之谓果。果不异乎因，谓之正果也；因不异乎果，谓之正因也。迹必顾乎本，谓之大用也；本必顾乎迹，谓之大乘也。乘也者，圣人之喻道也；用也者，圣人之起教也。

夫圣人之道，莫至乎心；圣人之教，莫至乎修；调神入道，莫至乎一相；止观轨善成德，莫至乎一行三昧。资一切戒，莫至乎无相；正一切定，莫至乎无念；通一切智，莫至乎无住；生善灭恶，莫至乎无相戒；笃道推德，莫至乎四弘愿；善观过，莫至乎无相忏；正所趣，莫至乎三归戒；正大体裁大用，莫至乎大般若；发大信，务大道，莫至乎大志；天下之穷理尽性，莫至乎默传；欲心无过，莫善乎不谤。定慧为始，道之基也；一行三昧，德之端也；无念之宗，解脱之谓也；无住之本，般若之谓也；无相之体，法身之谓也；无相戒，戒之最也；四弘愿，愿之极也；无相忏，忏之至也；三归戒，真所归也；摩诃智慧，圣见之大范也。为上上根人说，直说也。默传，传之至也；戒谤，

戒之当也。

夫妙心者，非修所成也，非证所明也。本成也，本明也。以迷明者复明，所以证也；以背成者复成，所以修也；以非修而修之，故曰正修也；以非明而明之，故曰正证也。至人暗然不见其威仪，而成德为行蔼如也；至人颓然若无所持，而道显于天下也。盖以正修而修之也，以正证而证之也，于此乃曰：罔修罔证，罔因罔果。穿凿丛脞，竞为其说，缪乎至人之意焉！噫！放戒定慧，而必趋乎混茫之空，则吾未如之何也！甚乎！含识溺心而浮识，识与业相乘，循诸响而未始息也。象之形之，人与物偕生，纷然乎天地之间，可胜数耶？得其形于人者，固万万之一耳！人而能觉，几其鲜矣。圣人怀此，虽以多义发之，而天下犹有所不明者也。圣人救此，虽以多方治之，而天下犹有所不醒者也。贤者以智乱，不肖者以愚壅，平平之人以无记惛。及其感物而发，喜之、怒之、哀之、乐之，益蔽者万端，暧然若夜行而不知所至。其承于圣人之言，则计之博之。若蒙雾而望远，谓有也，谓无也，谓非有也、谓非无也，谓亦有也、谓亦无也。以不见而却蔽固，终身而不得其审焉。海所以在水也，鱼龙死生在海，而不见乎水。道所以在心也，其人终日说道，而不见乎心。悲夫！心固微妙幽远，难明难凑，其如此也矣。

圣人既隐，天下百世虽以书传，而莫得其明验。故《坛经》之宗举，乃直示其心，而天下方知即正乎性命也。若排云雾而顿见太清，若登泰山而所视廓如也。王氏以方乎世书曰：齐一变至于鲁，鲁一变至于道。斯言近之矣！《涅槃》曰“始从鹿野苑，终至跋提河，中间五十年，未曾说一字”者，示法非文字也，防以文字而求其所谓也。曰“依法不依人”者，以法真而人假也；曰“依义不依语”者，以义实而语假也；曰“依智而不依识”者，以智至而识妄也；曰“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”者，以了义经尽理也。而菩萨所谓“即是宣说大涅槃”者，谓自说与经同也；圣人所谓“四人出世(即四依也)，护持正法，应当证知”者，应当证知故，至人推本以正其末也；自说与经同故，至人说经如经也；依义依了义经故，至人显说而合义也，合经也；依法依智故。至人密说变之、通之而不苟滞也；示法非文字故，至人之宗尚乎默传也。圣人如春，陶陶而发之也；至人如秋，濯濯而成之也。圣人命之，而至人效之也。至人，固圣人之门之奇德殊勋者也。夫至人者，始起于微，自谓不识世俗文字。及其成至也，方一席之说而显道救世，与乎大圣人之云为者若合符契也。固其玄德上智，生而知之，将自表其法而示其不识乎！

殁殆四百年，法流四海而不息。帝王者，圣贤者，更三十世求其道而益敬。非至乎大圣人之所至，天且厌之久矣，乌能若此也！予固岂尽其道！幸蚊虻饮海亦预其味，敢稽首布之，以遗后学者也。

六祖大师法宝坛经

时，祖师至宝林，韶州韦刺史璩与官僚，入山请师出，于城中大梵寺讲堂，为众开缘说法。

师升座次，刺史、官僚三十余人，儒宗学士二十余人，僧尼道俗一千余人，同时作礼，愿闻法要。

大师告众曰：“善知识，总净心念‘摩诃般若波罗蜜’！”

大师良久复告众曰：“善知识，菩提自性，本来清净；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。善知识，且听慧能行由得法事意。

“慧能严父，本贯范阳，左降流于岭南，作新州百姓。此身不幸，父又早亡，老母孤遗，移来南海，艰辛贫乏，于市卖柴。

“时，有一客买柴，使令送至客店。客收去，慧能得钱，却出门外，见一客诵经。慧能一闻经云‘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’，心即开悟，遂问：‘客诵何经？’客曰：‘《金刚经》。’复问：‘从何所来，持此经典？’客云：‘我从蕲州黄梅县东禅寺来。其寺是五祖忍大师在彼主化，门人一千有余。我到彼中礼拜，听受此经。大师常劝僧俗，但持《金刚经》，即自见性，直了成佛。’慧能闻说，欲往求法，念母无依，宿昔有缘，乃蒙一客，取银十两与慧能，令充老母衣粮，教便往黄梅参礼五祖。

“慧能安置母毕，即便辞违。不经三十余日，便至黄梅，礼拜五祖。祖问曰：‘汝何方人？欲求何物？’慧能对曰：‘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，远来礼师，唯求作佛，不求余物。’祖言：‘汝是岭南人，又是獦獠，若为堪作佛？’慧能曰：‘人虽有南北，佛性本无南北。獦獠身与和尚不同，佛性有何差别？’

“祖更欲与语，且见徒众总在左右，乃令随众作务。慧能曰：‘慧能启和尚，弟子自心，常生智慧，不离自性，即是福田。未审和尚教作何务？’祖云：‘这獦獠根性大利，汝更勿言，著槽厂去。’慧能退至后院，有一行者，差慧能破柴踏碓，经八余月。

“祖一日忽见慧能，曰：‘吾思汝之见可用，恐有恶人害汝，遂不与言。汝知之否？’慧能曰：‘弟子亦知师意，不敢行至堂前，令人不觉。’

“祖一日唤诸门人总来：‘吾向汝说，世人生死事大。汝等终日只求福田，不求出离生死苦海。自性若迷，福何可救？汝等各去，自看智慧，取自本心般若之性，各作一偈，来呈吾看。若悟大意，付汝衣法，为第六代祖。火急速去，不得迟滞！思量即不中用！见性之人，言下须见。若如此者，譬如轮刀上阵，亦得见之。’

“众得处分，退而递相谓曰：‘我等众人，不须澄心用意作偈，将呈和尚，有何所益？神秀上座，现为教授师，必是他得。我辈谩作偈颂，枉用心力。’诸人闻语，总皆息心，咸言：‘我等已后依止秀师，何烦作偈？’

“神秀思惟：‘诸人不呈偈者，为我与他为教授师。我须作偈，将呈和尚。若不呈偈，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见解深浅？我呈偈意，求法即善；觅祖即恶，却同凡心，夺其圣位奚别？若不呈偈，终不得法。大难！大难！’

“五祖堂前，有步廊三间，拟请供奉卢珍，画《楞伽经变相》及《五祖血脉图》，流传供养。神秀作偈成已，数度欲呈；行至堂前，心中恍惚，遍身汗流，前后经四日，一十三度呈偈不得。秀乃思惟：‘不如向廊下书著，从他和尚看见，忽若道好，即出礼拜，云是神秀作；若道不堪，枉向山中数年受人礼拜，更修何道？’

“是夜三更，不使人知，自执灯，书偈于南廊壁间，呈心所见。偈曰：

“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

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

“秀书偈了，便却归房，人总不知。秀复思惟：‘五祖明日见偈欢喜，即我与法有缘；若言不堪，自是我迷，宿业障重，不合得法。圣意难测！’房中思想，坐卧不安，直至五更。

“祖已知神秀入门未得，不见自性。天明，祖唤卢供奉来，向南廊壁间绘画图相，忽见其偈，报言：‘供奉却不用画，劳尔远来。经云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但留此偈，与人诵持。依此偈修，免堕恶道；依此偈修，有大利益。’令门人炷香礼敬：‘尽诵此偈，当得见性。’门人诵偈，皆叹：‘善哉！’

“祖三更唤秀入堂，问曰：‘偈是汝作否？’秀言：‘实是秀作，不敢妄求祖位。望和尚慈悲，看弟子有少智慧否？’祖曰：‘汝作此偈，未见本性；只到门外，未入门内。如此见解，觅无上菩提，了不可得。无上菩提，须得言下识自本心，见自本性不生不灭；于一切时中，念念自见，万法无滞。一真一切真，万境自如如。如如之心，即是真实。若如是见，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也。汝且去，思惟更作一偈，将来吾看。汝偈若入得门，付汝衣法。’神秀作礼而出。又经数日，作偈不成，心中恍惚，神思不安；犹如梦中，行坐不乐。

“复两日，有一童子于碓坊过，唱诵其偈。慧能一闻，便知此偈未见本性。虽未蒙教授，早识大意，遂问童子曰：‘诵者何偈？’童子曰：‘尔这獦獠不知？大师言：世人生死事大，欲得传付衣法，令门人作偈来看。若悟大意，即付衣法为第六祖。神秀上

座，于南廊壁上，书《无相偈》，大师令人皆诵：依此偈修，免堕恶道；依此偈修，有大利益。慧能曰：‘上人，我此踏碓，八个余月，未曾行到堂前。望上人引至偈前礼拜。’

“童子引至偈前礼拜。慧能曰：‘慧能不识字，请上人为读。’时有江州别驾，姓张名日用，便高声读。慧能闻已，遂言：‘亦有一偈，望别驾为书。’别驾言：‘汝亦作偈？其事希有！’慧能向别驾言：‘欲学无上菩提，不得轻于初学。下下人有上上智，上上人有没意智。’别驾言：‘汝但诵偈，吾为汝书。汝若得法，先须度吾，勿忘此言！’慧能偈曰：

“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；

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

“书此偈已，徒众总惊，无不嗟讶，各相谓言：‘奇哉！不得以貌取人。何得多时，使他肉身菩萨！’祖见众人惊怪，恐人损害，遂将鞋擦了偈，曰：‘亦未见性。’众人疑息。

“次日，祖潜至碓坊，见能腰石舂米，语曰：‘求道之人，为法忘躯，当如是乎！’乃问曰：‘米熟也未？’慧能曰：‘米熟久矣！犹欠筛在。’祖以杖击碓三下而去。慧能即会祖意，三鼓入室。祖遂徵其初悟‘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’，慧能言下大徹，遂启祖言：‘一切万法不离自性。何期自性本自清净！何期自性本不生灭！何期自性本自具足！何期自性本无动摇！何期自性能生万法！’祖知悟本性，谓能曰：‘不识本心，学法无益。若识本心，见自本性，即名丈夫、天人师、佛。’

“三更受法，人尽不知，便传衣钵，云：‘汝为第六代祖，善自护念，广度有情，流布将来，无令断绝。听吾偈曰：

“‘有情来下种，因地果还生，

无情亦无种，无性亦无生。’

“祖复曰：‘昔达摩大师，初来此土，人未之信，故传此衣以为信证，代代相承。法则以心传心，皆令自悟自解。自古佛佛惟传本体，师师密付本心。衣为争端，止汝勿传！若传此衣，命如悬丝。汝须速去，恐人害汝。’慧能启曰：‘向甚处去？’祖云：‘逢怀则止，遇会则藏。’三更领得衣钵，云：‘能本是南中人，素不知此山路，如何出得江口？’祖言：‘汝不须忧，吾自送汝。’

“祖送至九江驿边，祖令上船，慧能随即把橹。祖云：‘合是吾渡汝。’慧能云：‘迷时师度，悟了自度；度名虽一，用处不同。慧能生在边方，语音不正，蒙师付法，今已得悟，只合自性自度。’祖云：‘如是，如是。以后佛法，由汝大行！汝去三年，吾方逝世。汝今好去，努力向南。不宜速说，佛法难起。’慧能辞违祖已，发足南行，两月中间，至大庾岭。

“祖归，数日不上堂，众疑，诣问曰：‘和尚少病少恼否？’曰：‘病即无，衣法已南矣！’问：‘谁人传受？’曰：‘能者得之。’众乃知焉。逐后数百人来，欲夺衣钵。

“一僧俗姓陈，名慧明，先是四品将军，性行粗燥，极意参寻，为众人先，趁及慧能。慧能掷下衣钵于石上，云：‘此衣表信，可力争耶？’慧能隐草中。慧明至，提掇不动，乃唤云：‘行者！行者！我为法来，不为衣来。’慧能遂出，坐盘石上。慧明作礼云：‘望行者为我说法。’慧能曰：‘汝既为法而来，可屏息诸缘，勿生一念，吾为汝说明。’良久，慧能曰：‘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与么时，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？’慧明言下大悟，复问云：‘上来密语密意外，更有密意否？’慧能云：‘与汝说者，即非密也。汝若返照，密在汝边。’明曰：‘慧明虽在黄梅，实未省自己面目。今蒙指示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今行者即慧明师也。’慧能曰：‘汝若如是，吾与汝同师黄梅，善自护持。’明又问：‘慧明今后向甚处去？’慧能曰：‘逢袁则止，遇蒙则居。’明礼辞，回至岭下，谓趁众曰：‘向陟崔嵬，竟无踪迹，当别道寻之。’趁众咸以为然。惠明后改道明，避吾上字。

“慧能后至曹溪，又被恶人寻逐；乃于四会，避难猎人队中。凡经一十五载，时与猎人随宜说法。猎人常令守网，每见生命，尽放之。每至饭时，以菜寄煮肉锅。或问，则对曰：‘但吃肉边菜。’

“一日思惟：‘时当弘法，不可终遁。’遂出至广州法性寺，值印宗师讲《涅槃经》。因二僧论风幡义，一曰风动，一曰幡动，议论不已。慧能进曰：‘不是风动，不是幡动，仁者心动。’一众骇然。印宗延至上席，征诘奥义。见慧能言简理当，不由文字。宗云：‘行者定非常人。久闻黄梅衣法南来，莫是行者否？’慧能曰：‘不敢！’宗于是作礼，告请传来衣钵，出示大众。

“宗复问曰：‘黄梅付嘱？如何指授？’慧能曰：‘指授即无，惟论见性，不论禅定解脱。’宗曰：‘何不论禅定解脱？’谓曰：‘为是二法，不是佛法。佛法是不二之法。’宗又问：‘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？’慧能曰：‘法师讲《涅槃经》，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。如高贵德王菩萨白佛言：“犯四重禁，作五逆罪，及一阐提等，当断善根

佛性否？”佛言：“善根有二：一者常，二者无常，佛性非常非无常，是故不断，名为不二；一者善，二者不善，佛性非善非不善，是名不二。蕴之与界，凡夫见二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；无二之性，即是佛性。”’印宗闻说，欢喜合掌，言：‘某甲讲经，犹如瓦砾；仁者论义，犹如真金。’于是为慧能剃发，愿事为师。慧能遂于菩提树下，开东山法门。

“慧能于东山得法，辛苦受尽，命似悬丝。今日得与史君、官僚、僧尼、道俗同此一会，莫非累劫之缘！亦是过去生中，供养诸佛，同种善根，方始得闻如上顿教得法之因。教是先圣所传，不是慧能自智。愿闻先圣教者，各令净心；闻了各自除疑，如先代圣人无别。”

师复告众云：“善知识，菩提般若之智，世人本自有之；只缘心迷，不能自悟，须假大善知识，示导见性。当知愚人、智人，佛性本无差别；只缘迷悟不同，所以有愚、有智。吾今为说‘摩诃般若波罗蜜’法，使汝等各得智慧。志心谛听！吾为汝说。

“善知识，世人终日口念般若，不识自性般若，犹如说食不饱。口但说空，万劫不得见性，终无有益。善知识，‘摩诃般若波罗蜜’是梵语，此言‘大智慧到彼岸’。此须心行，不在口念。口念心不行，如幻、如化、如露、如电；口念心行，则心口相应。本性是佛，离性无别佛。

“何名‘摩诃’？‘摩诃’是大。心量广大，犹如虚空，无有边畔，亦无方圆大小，亦非青黄赤白，亦无上下长短，亦无嗔无喜，无是无非，无善无恶，无有头尾。诸佛刹土，尽同虚空。世人妙性本空，无有一法可得；自性真空，亦复如是。

“善知识，莫闻吾说空，便即著空。第一莫著空，若空心静坐，即著无记空。善知识，世界虚空，能含万物色像：日月星宿、山河大地、泉源溪涧、草木丛林、恶人善人、恶法善法、天堂地狱、一切大海、须弥诸山，总在空中。世人性空，亦复如是。

“善知识，自性能含万法是大，万法在诸人性中。若见一切人恶之与善，尽皆不取不舍，亦不染著，心如虚空，名之为大，故曰‘摩诃’。

“善知识，迷人口说，智者心行。又有迷人，空心静坐，百无所思，自称为大。此一辈人，不可与语，为邪见故。

“善知识，心量广大，遍周法界，用即了了分明，应用便知一切。一切即一，一即一切，来去自由，心体无滞，即是般若。

“善知识，一切般若智，皆从自性而生，不从外入。莫错用意！名为真性自用。一真一切真！心量大事，不行小道。口莫终日说空，心中不修此行；恰似凡人，自称国王

，终不可得，非吾弟子。

“善知识，何名‘般若’？‘般若’者，唐言‘智慧’也。一切处所，一切时中，念念不愚，常行智慧，即是般若行。一念愚，即般若绝；一念智，即般若生。世人愚迷，不见般若；口说般若，心中常愚，常自言‘我修般若’，念念说空，不识真空。般若无形相，智慧心即是。若作如是解，即名般若智。

“何名‘波罗蜜’？此是西国语，唐言‘到彼岸’，解义离生灭。著境生灭起，如水有波浪，即名于此岸；离境无生灭，如水常流通，即名为彼岸，故号‘波罗蜜’。

“善知识，迷人口念，当念之时，有妄有非。念念若行，是名真性。悟此法者，是般若法；修此行者，是般若行。不修即凡；一念修行，自身等佛。

“善知识，凡夫即佛，烦恼即菩提。前念迷即凡夫，后念悟即佛。前念著境即烦恼，后念离境即菩提。

“善知识，‘摩诃般若波罗蜜’，最尊最上最第一，无住无往亦无来，三世诸佛从中出。当用大智慧，打破五蕴烦恼尘劳。如此修行，定成佛道，变三毒为戒、定、慧。

“善知识，我此法门，从一般若生八万四千智慧。何以故？为世人有八万四千尘劳。若无尘劳，智慧常现，不离自性。悟此法者，即是无念、无忆、无著，不起诳妄，用自真如性，以智慧观照，于一切法不取不舍，即是见性成佛道。

“善知识，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，须修般若行，持诵《金刚般若经》，即得见性。当知此功德无量无边，经中分明赞叹，莫能具说。此法门是最上乘，为大智人说，为上根人说。小智小根人闻，心生不信。何以故？譬如天龙下雨于阎浮提，城邑聚落悉皆漂流，如漂草叶；若雨大海，不增不减。若大乘人，若最上乘人，闻说《金刚经》，心开悟解，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。自用智慧常观照故，不假文字。譬如雨水，不从天有，元是龙能兴致，令一切众生、一切草木、有情无情，悉皆蒙润，百川众流却入大海，合为一体。众生本性般若之智，亦复如是。

“善知识，小根之人闻此顿教，犹如草木根性小者，若被大雨，悉皆自倒，不能增长。小根之人亦复如是，元有般若之智，与大智人更无差别，因何闻法不自开悟？缘邪见障重，烦恼根深；犹如大云覆盖于日，不得风吹，日光不现。般若之智亦无大小，为一切众生自心迷悟不同：迷心外见，修行觅佛，未悟自性，即是小根；若开悟顿教，不执外修，但于自心常起正见，烦恼尘劳常不能染，即是见性。善知识，内外不住，去来自由，能除执心，通达无碍，能修此行，与《般若经》本无差别。

“善知识，一切修多罗及诸文字，皆因人置。因智慧性，方能建立。若无世人，一切万法本自不有，故知万法本自人兴，一切经书因人说有。缘其人中有愚有智，愚为小人，智为大人；愚者问于智人，智者为愚人说法；愚人忽然悟解心开，即与智人无别。

“善知识，不悟，即佛是众生；一念悟时，众生是佛。故知万法尽在自心，何不从心中顿见真如本性？《菩萨戒经》云：‘我本元自性清净。’若识自心见性，皆成佛道。《净名经》云：‘即时豁然，还得本心。’

“善知识，我于忍和尚处，一闻言下便悟，顿见真如本性。是以将此教法流行，令学道者顿悟菩提，各自观心，自见本性。若自不悟，需觅大善知识，解最上乘法者，直示正路。是善知识有大因缘，所谓化导令得见性。一切善法，因善知识能发起故。三世诸佛、十二部经，在人性中本自具有。不能自悟，须求善知识指示方见；若自悟者，不假外求。若一向执谓要须他善知识望得解脱者，无有是处。何以故？自心内有知识自悟。若起邪迷，妄念颠倒，外善知识虽有教授，救不可得。若起正真般若观照，一刹那间，妄念俱灭；若识自性，一悟即至佛地。

“善知识，智慧观照，内外明彻，识自本心；若识本心，即本解脱；若得解脱，即是般若三昧；般若三昧即是无念。何名无念？若见一切法，心不染著，是为无念。用即遍一切处，亦不著一切处。但净本心，使六识出六门，于六尘中无染无杂，来去自由，通用无滞，即是般若三昧、自在解脱，名无念行。若百不思，常令念绝，即是法缚，即名边见。

“善知识，悟无念法者，万法尽通；悟无念法者，见诸佛境界；悟无念法者，至佛地位。

“善知识，后代得吾法者，将此顿教法门，于同见同行发愿受持。如事佛故，终身而不退者，定入圣位。然须传授从上以来默传分付，不得匿其正法。若不同见同行，在别法中，不得传付；损彼前人，究竟无益。恐愚人不解，谤此法门，百劫千生，断佛种性。

“善知识，吾有一《无相颂》，各须颂取。在家出家，但依此修；若不自修，惟记吾言，亦无有益。听吾颂曰：

“说通即心通，如日处虚空；为传见法性，出世破邪宗。

法即无顿渐，迷悟有迟疾；只此见性门，愚人不可悉。

说即虽万般，合理还归一；烦恼暗宅中，常须生慧日。

邪来烦恼至，正来烦恼除；邪正俱不用，清净至无余。

菩提本自性，起心即是妄；净心在妄中，但正无三障。

世人若修道，一切尽不妨；常自见己过，与道即相当。

色类自有道，各不相妨恼；离道别觅道，终身不见道，

波波度一生，到头还自懊。欲得见真道，行正即是道；

自若无道心，闇行不见道。

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；若见他人非，自非却是左。

他非我不非，我非自有过；但自却非心，打除烦恼破，

憎爱不关心，长伸两脚卧。

欲拟化他人，自须有方便；勿令彼有疑，即是自性现。

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；离世觅菩提，恰如求兔角。

正见名出世，邪见名世间；邪正尽打却，菩提性宛然。

此颂是顿教，亦名大法船；迷闻经累劫，悟则刹那间。”

祖复曰：“今于大梵寺说此顿教，普愿法界众生，言下见性成佛。”

时，韦史君与官僚道俗，闻师所说，无不省悟。一时作礼，皆叹：“善哉！何期岭南有佛出世！”

一日，韦刺史为师设大会斋。斋讫，刺史请祖升座，同官僚士庶肃容再拜，问曰：“弟子闻和尚说法，实不可思议。今有少疑，愿大慈悲，特为解说。”

祖曰：“有疑即问，吾当为说。”

韦公曰：“和尚所说，可不是达磨大师宗旨乎？”

祖曰：“是。”

公曰：“弟子闻：达磨初化梁武帝，帝问云：‘朕一生造寺度僧，布施设斋，有何功德？’达磨言：‘实无功德。’弟子未达此理，愿和尚为说。”

祖曰：“实无功德，勿疑先圣之言！武帝心邪，不知正法。造寺度僧，布施设斋，名为求福，不可将福便为功德。功德在法身中，不在修福。”

祖又曰：“见性是功，平等是德；念念无滞，常见本性真实妙用，名为功德。内心谦下是功，外行于礼是德；自性建立万法是功，心体离念是德；不离自性是功，应用无染是德。若觅功德法身，但依此作，是真功德。若修功德之人，心即不轻，常行普敬。心常轻人，吾我不断，即自无功；自性虚妄不实，即自无德；为吾我自大，常轻一切故。

“善知识，念念无间是功，心行平直是德；自修性是功，自修身是德。

“善知识，功德须自性内见，不是布施供养之所求也。是以福德与功德别。武帝不识真理，非我祖师有过。”

刺史又问曰：“弟子常见僧俗念阿弥陀佛，愿生西方。请和尚说，得生彼否？愿为破疑。”

祖言：“史君善听，慧能为说。释迦世尊在王舍城说《观经》，有云阿弥陀佛去此不远，经文分明。若论相说，十万亿刹，即人身中十恶等障。说远，为其下根；说近，为其上智。人有两种，法无两般；迷悟有殊，见有迟疾。迷人念佛求生于彼，悟人自净其心。所以佛言：‘随其心净，即佛土净。’史君，东方人，但心净即无罪；虽西方人，心不净亦有愆。东方人念佛，求生西方；且西方人念佛，更求生何国？凡愚不了自性，不识身中净土，愿东愿西；悟人在处一般。所以佛言：‘随所住处恒安乐。’史君，心地但无不善，西方去此不遥；若怀不善之心，念佛往生难到。

“今劝善知识，能除十恶等障，乃过十万亿刹。念念见性，常行平直，到如弹指，便睹弥陀。史君，但行十善，何须更愿往生？不断十恶之心，何佛即来迎请？若悟无生顿法，见西方只在刹那；不悟，念佛求生，路遥如何得达？慧能与诸人移西方如刹那间，目前便见，各愿见否？”

众皆顶礼云：“若此处见，何须更愿往生？愿和尚慈悲，便现西方，普令得见。”

祖言：“大众，世人自色身是城，眼、耳、鼻、舌是门；外有五门，内有意门。心是地，性是王。王居心地上，性在王在，性去王无；性在身心存，性去身心坏。佛向性中作，莫向身外求。自性迷即是众生，自性觉即是佛。慈悲即是观音，喜舍名为势至，能净即释迦，平直即弥陀。人我是须弥，贪欲是海水，烦恼是波浪，毒害是恶龙，虚妄是鬼神，尘劳是鱼鳖，贪嗔是地狱，愚痴是畜生。

“善知识，常行十善，天堂便至；除人我，须弥倒；去贪欲，海水竭；烦恼无，波浪灭；毒害除，鱼龙绝。自心地上觉性如来放大光明，外照六门清净，能破六欲诸天；自性内照，三毒即除，地狱等罪一时消灭，内外明彻不异西方。不作此修，如何到彼？

”

大众闻说，了然见性，悉皆礼拜，俱叹：“善哉！”唱言：“普愿法界众生，闻者一时悟解。”

祖言：“善知识，若欲修行，在家亦得，不由在寺。在家能行，如东方人心善；在寺不修，如西方人心恶。但能心常清净，即是自性西方。”

韦公又问：“在家如何修行？愿为教授。”

祖言：“吾与大众说《无相颂》，但依此修，常与吾同处无别。若不作此修，剃发出家，于道何益？”颂曰：

“心平何劳持戒？行直何用修禅？

恩则亲养父母，义则上下相怜。

让则尊卑和睦，忍则众恶无喧。

若能钻木出火，淤泥定生红莲。

苦口的是良药，逆耳必是忠言。

改过必生智慧，护短心内非贤。

日用常行饶益，成道非由施钱。

菩提只向心觅，何劳向外求玄？

听说依此修行，天堂只在目前。”

祖复曰：“善知识，总须依偈修行，见取自性，直成佛道。时不相待，众人且散，吾归曹溪。众若有疑，却来相问。”

时，刺史、官僚，在会善男信女，各得开悟，信受奉行。

祖示众云：“善知识，我此法门，以定、慧为本。大众勿迷，言定、慧别。定、慧一体，本不是二；定是慧体，慧是定用；即慧之时定在慧，即定之时慧在定。若识此义，即是定、慧等学。诸学道人，莫言先定发慧、慧定各别。作此见者，法有二相，口说善语，心中不善，空有定、慧，定、慧不等。若心口俱善，内外一种，定、慧即等。

“自悟修行，不在于诤；若诤先后，即同迷人，不断胜负，却增我法，不离四相。善知识，定、慧犹如何等？犹如灯光，有灯即光，无灯即暗；灯是光之体，光是灯之用，名虽有二，体本同一。此定、慧法，亦复如是。”

祖示众云：“善知识，一行三昧者，于一切处行住坐卧，常行一直心是也。如《净名经》云：‘直心是道场，直心是净土。’莫心行谄曲，口但说直，口说一行三昧，不行直心！但行直心，于一切法勿有执著。迷人著法相，执一行三昧，直言：‘常坐不动，妄不起心，即是一行三昧。’作此解者，即同无情，却是障道因缘。”

祖示众云：“善知识，道须通流，何以却滞？心不住法，道即通流；心若住法，名为自缚。若言常坐不动是，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，却被维摩诘诃。善知识，又有人教坐，看心观静，不动不起，从此置功；迷人不会，便执成颠，如此者众。如是相教，故知大错。”

祖示众云：“善知识，本来正教无有顿渐，人性自有利钝。迷人渐修，悟人顿契，所以立顿、渐之假名。自识本心，自见本性，即无差别。

“善知识，我此法门，从上以来，先立无念为宗，无相为体，无住为本。无相者，相而离相；无念者，念而无念；无住者，人之本性。于世间善恶好丑，乃至冤之与亲，言语触刺欺争之时，并将为空，不思酬害。念念之中，不思前境。若前念、今念、后念，念念相续不断，名为系缚。于诸法上念念不住，即无缚也。此是以无住为本。

“善知识，外离一切相，名为无相；能离于相，即法体清净。此是以无相为体。

“善知识，于诸境上心不染，曰无念。于自念上，常离诸境，不于境上生心。若执百物不思，念尽除却，一念绝即死，别处受生，是为大错。学道者思之！若不识法意，自错犹可，更误他人，自迷不见，又谤佛经。所以立无念为宗。

“善知识，云何立无念为宗？只缘口说见性，迷人于境上有念，念上便起邪见，一切尘劳妄想从此而生。自性本无一法可得；若有所得，妄说祸福，即是尘劳邪见。故此法门，立无念为宗。

“善知识，无者无何事？念者念何物？无者，无二相，无诸尘劳之心；念者，念真如本性。真如即是念之体，念即是真如之用。真如自性起念，非眼、耳、鼻、舌能念。真如有性，所以起念；真如若无，眼、耳、色、声当时即坏。

“善知识，真如自性起念，六根虽有见闻觉知，不染万境，而真性常自在。故经云：‘能善分别诸法相，于第一义而不动。’”

祖示众云：“此门坐禅，元不著心，亦不著净，亦不是不动。若言著心，心元是妄；知心如幻，故无所著也。若言著净，人性本净；由妄念故，盖覆真如，但无妄想，性自清净。起心著净，却生净、妄。妄无处所，著者是妄。净无形相，却立净相，言是工夫；作此见者，障自本性，却被净缚。

“善知识，若修不动者，但见一切人时，不见人之是非善恶过患，即是自性不动。善知识，迷人身虽不动，开口便说他人是非长短好恶，与道违背。若著心著净，即障道也。”

祖示众云：“善知识，何名坐禅？此法门中，无障无礙。外于一切善恶境界，心念不起，名为坐；内见自性不动，名为禅。

“善知识，何名禅定？外离相为禅，内不乱为定。外若著相，内心即乱；外若离相，心即不乱。本性自净自定，只为见境，思境即乱。若见诸境心不乱者，是真定也。

“善知识，外离相即禅，内不乱即定；外禅内定，是为禅定。《净名经》云：‘即时豁然，还得本心。’《菩萨戒经》云：‘我本性元自清净。’善知识，于念念中，自见本性清净，自修自行，自成佛道。”

时，祖师见广韶洎四方士庶，骈集山中听法，于是升座，告众曰：“来！诸善知识，此事须从自性中起。于一切时，念念自净其心，自修自行，见自己法身，见自心佛，自度自戒，始得本不假到此。既从远来，一会于此，皆共有缘。今可各各胡跪，先为传自性五分法身香，次授无相忏悔。”众胡跪。

师曰：“一、戒香。即自心中无非、无恶、无嫉妒、无贪嗔、无劫害，名戒香。

“二、定香。即睹诸善恶境相，自心不乱，名定香。

“三、慧香。自心无礙，常以智慧观照自性，不造诸恶；虽修众善，心不执著，敬上念下，矜恤孤贫，名慧香。

“四、解脱香。即自心无所攀缘，不思善、不思恶，自在无礙，名解脱香。

“五、解脱知见香。自心既无所攀缘善恶，不可沉空守寂；即须广学多闻，识自本心，达诸佛理，和光接物，无我无人，直至菩提，真性不易，名解脱知见香。”

“善知识，此香各自内薰，莫向外觅。今与汝等授无相忏悔，灭三世罪，令得三业清净。善知识，各随我语，一时道：‘弟子等，从前念、今念及后念，念念不被愚迷染；从前所有恶业，愚迷等罪，悉皆忏悔，愿一时消灭，永不复起。弟子等，从前念、今念及后念，念念不被憍诳染；从前所有恶业，憍诳等罪，悉皆忏悔，愿一时消灭，永不复起。弟子等，从前念、今念及后念，念念不被嫉妒染；从前所有恶业，嫉妒等罪，悉皆忏悔，愿一时消灭，永不复起。’

“善知识，已上是为无相忏悔。云何名忏？云何名悔？忏者，忏其前愆；从前所有恶业，愚迷、憍诳、嫉妒等罪，悉皆尽忏，永不复起，是名为忏。悔者，悔其后过；从

今已后，所有恶业，愚迷、憍诳、嫉妒等罪，今已觉悟，悉皆永断，更不复作，是名为悔。故称忏悔。凡夫愚迷，只知忏其前衍，不知悔其后过。以不悔故，前衍不灭，后过又生。前衍既不灭，后过复又生，何名忏悔？

“善知识，既忏悔已，与善知识发四弘誓愿，各须用心正听：

“自心众生无边誓愿度！自心烦恼无边誓愿断！

自性法门无尽誓愿学！自性无上佛道誓愿成！

“善知识，大家岂不道‘众生无边誓愿度’？恁么道，且不是慧能度。

“善知识，心中众生，所谓邪迷心、诳妄心、不善心、嫉妒心、恶毒心，如是等心，尽是众生。各须自性自度，是名真度。何名自性自度？即自心中邪见、烦恼、愚痴众生，将正见度。既有正见，使般若智打破愚痴迷妄众生，各各自度。邪来正度，迷来悟度，愚来智度，恶来善度；如是度者，名为真度。又‘烦恼无边誓愿断’，将自性般若智，除却虚妄思想心是也。又‘法门无尽誓愿学’，须自见性，常行正法，是名真学。又‘无上佛道誓愿成’，既常能下心，行于真正，离迷离觉，常生般若，除真除妄，即见佛性，即言下佛道成。常念修行，是愿力法。

“善知识，今发四弘愿了，更与善知识授无相三归依戒：

“善知识，归依觉，两足尊；归依正，离欲尊；归依净，众中尊。从今日去，称觉为师，更不归依邪魔外道。以自性三宝常自证明，劝善知识，归依自性三宝：佛者，觉也；法者，正也；僧者，净也。自心归依觉，邪迷不生，少欲知足，能离财色，名两足尊。自心归依正，念念无邪见；以无邪见故，即无人我、贡高、贪爱执著，名离欲尊。自心归依净，一切尘劳爱欲境界，自性皆不染著，名众中尊。若修此行，是自归依。凡夫不会，从口至夜受三归戒。若言归依佛，佛在何处？若不见佛，凭何所归？言却成妄。

“善知识，各自观察，莫错用心。经文分明言‘自归依佛’，不言‘归依他佛’。自佛不归，无所依处。今既自悟，各须归依自心三宝，内调心性，外敬他人，是自归依也。

“善知识，既归依自三宝竟，各各志心。吾与说一体三身自性佛，令汝等见三身了然，自悟自性。总随我道：‘于自色身，归依清净法身佛；于自色身，归依圆满报身佛；于自色身，归依千百亿化身佛。’

“善知识，色身是舍宅，不可言归。向者三身佛，在自性中；世人总有，为自心迷，不见内性，外觅三身如来，不见自身中有三身佛。汝等听说，令汝等于自身中见自性有三身佛。此三身佛，从自性生，不从外得。

“何名清净法身佛？世人性本清净，万法从自性生。思量一切恶事，即生恶行；思量一切善事，即生善行。如是诸法在自性中，如天常清，日月常明，为浮云盖覆，上明下暗；忽遇风吹云散，上下俱明，万象皆现。世人性常浮游，如彼天云。善知识，智如日，慧如月，智慧常明。于外著境，被妄念浮云盖覆自性，不得明朗。若遇善知识，闻真正法，自除迷妄，内外明彻，于自性中万法皆现。见性之人，亦复如是。此名清净法身佛。

“善知识，自心归依自性，是归依真佛。自归依者，除却自性中不善心、嫉妒心、谄曲心、吾我心、诳妄心、轻人心、慢他心、邪见心、贡高心及一切时中不善之行，常自见己过，不说他人好恶，是自归依。常须下心，普行恭敬，即是见性通达，更无滞礙，是自归依。

“何名圆满报身？譬如一灯能除千年暗，一智能灭万年愚。莫思向前，已过不可得；常思于后，念念圆明，自见本性。善恶虽殊，本性无二；无二之性，名为实性；于实性中，不染善恶，此名圆满报身佛。自性起一念恶，灭万劫善因；自性起一念善，得恒河沙恶尽，直至无上菩提。念念自见，不失本念，名为报身。

“何名千百亿化身？若不思万法，性本如空；一念思量，名为变化：思量恶事，化为地狱；思量善事，化为天堂；毒害化为龙蛇；慈悲化为菩萨；智慧化为上界；愚痴化为下方。自性变化甚多，迷人不能省觉，念念起恶，常行恶道；回一念善，智慧即生。此名自性化身佛。

“善知识，法身本具，念念自性自见，即是报身佛；从报身思量，即是化身佛。自性自修自性功德，是真归依；皮肉是色身，色身是宅舍，不言归依也。但悟自性三身，即识自性佛。

“吾有一《无相颂》，若能诵持，言下令汝积劫迷罪一时消灭。颂曰：

“迷人修福不修道，只言修福便是道。

布施供养福无边，心中三恶元来造；

拟将修福欲灭罪，后世得福罪还在。

但向心中除罪缘，各自性中真忏悔；

忽悟大乘真忏悔，除邪行正即无罪。

学道常于自性观，即与诸佛同一类。

吾祖唯传此顿法，普愿见性同一体；

若欲当来觅法身，离诸法相心中洗。

努力自见莫悠悠，后念忽绝一世休。

若悟大乘得见性，虔恭合掌至心求。”

祖言：“善知识，总须诵取，依此修行！言下见性，虽去吾千里，如常在吾边；于此言下不悟，即对面千里，何勤远来？珍重好去！”

一众闻法，靡不开悟，欢喜奉行。